

青少版

驭风少年

[马拉维] 威廉·坎宽巴

[美] 布赖恩·米勒



南海出版公司

驭风少年

青少版

〔马拉维〕威廉·坎宽巴 〔美〕布赖恩·米勒 著

陈杰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驭风少年：青少版 / (马拉维)坎宽巴, (美)米勒著；陈杰译。
—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16.1
ISBN 978-7-5442-8105-8

I. ①驭… II. ①坎… ②米… ③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马拉维—现代②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472.45②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9146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30—2015—085

THE BOY WHO HARNESSSED THE WIND: YOUNG READERS EDITION by
William Kamkwamba and Bryan Mealer
Copyright © 2015 by William Kamkwamba and Bryan Mealer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al Books for Young Readers, an imprint
of Penguin Young Readers Group,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, through
Bran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驭风少年 (青少版)

〔马拉维〕威廉·坎宽巴〔美〕布赖恩·米勒 著
陈杰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马秀琴
特邀编辑 刘文茵 徐曙蕾
装帧设计 宋璐
内文制作 周文彬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7.25
字 数 125千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8105-8
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目录

前言 /1

第一章
魔法统治的时代 /3

第二章
坎巴 /27

第三章
发现一种名叫科学的事物 /33

第四章
一个非洲农民的流离生活 /45

第五章
开始饿死人 /50

第六章
我的学校作业 /73

第七章
告别时刻 /85

第八章
再坚持二十天 /97

第九章
图书馆 /104

第十章

收获时节 /124

第十一章

风车成功了 /142

第十二章

更大更亮 /159

第十三章

永不满足的发明家 /173

第十四章

世界看到了温比 /185

第十五章

我尝试过，我做到了 /199

后记 /214

鸣谢 /223

前言

风车准备就绪。准备了好几个月以后，工程终于完工了：马达和叶片装好并加固，绷紧的铁链涂好了油，风车安稳站立。我背上的肌肉因为反复的推举而变得又酸又疼。尽管前一天晚上几乎没睡，我依然非常清醒。发明终于顺利完成。眼前的风车和梦中的完全一样。

风车建成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，人们从各处纷至沓来。商人在货摊上看到它，匆匆收拾好货物赶了过来。司机把车辆停在路边。人们穿过山谷，朝我家赶来，聚集在风塔下好奇地仰望。我认出了他们的脸，开工后他们就一直在笑话我，现在依然在坏笑着窃窃私语。

随他们去，我琢磨着。该让他们见识一下了。

我走上风车的第一级台阶，开始朝上攀登。我站在风车的顶端，台阶的软木被我压得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风车的龙骨被螺栓牢牢固定，塑料叶片被火烧得发黑。

风车的其他部分也是我的珍宝：瓶盖垫圈，生锈的拖拉

机部件，自行车骨架。风车上的每个零件都在诉说着它们自己的故事。它们被人丢弃，在一段充满惊恐、饥饿和痛苦的日子里被找到，现在又和我一起获得了重生。

我拿着只连着电线的小灯泡。到达风车顶端以后，我把灯泡上的电线和从风车上垂荡下来的两根电线连接在了一起，开始做最后的准备。风车下的人们像群叽喳乱叫的鸟儿一般喧闹。

“安静一下，”有个声音在说，“让我们见识见识这个男孩到底有多疯狂。”

突如其来的一阵强风使我紧贴在风车上。我伸出手，解下风车旋转叶片上的电线，看着叶片开始转动。叶片起先转得很慢，然后越转越快。风车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前后摇动。我的膝盖一阵发软，但坚持着没有动摇。

我默默地祈祷着：千万别掉下去啊！

我紧抓住连着电线的小灯泡，等待着奇迹的发生。起初，我的掌心出现了一点微光，接着光亮一下子绽放出来。人群屏住呼吸，孩子们纷纷拥挤上前想看个究竟。

“这东西真的能发电！”有人说。

“是啊，”另一个人说，“他做到了，风真的能发电！”

第一章

魔法统治的时代

我叫威廉·坎宽巴。要理解接下来的故事，就必须先认识生我养我的这个国家。马拉维是个非洲东南的小国。在地图上，马拉维像是在赞比亚、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之间寻找空地的小甲虫。马拉维常被人称为“非洲的暖心”，这并不是说马拉维位于非洲的心脏地带，而是指这里的人民非常热心。我们坎宽巴家就住在马拉维中部温比郊区的小村马斯塔拉。

大家可能很想知道非洲的村子是什么样的，就拿马斯塔拉村来说吧。我们村有十幢房子，这些房子用泥砖砌成，都被刷成白色。在我们的大半人生中，屋顶都铺着沼泽边捡来的长草，也就是我们齐切瓦语里的“长颈草”。热天这种草能使房子保持清凉，但冬夜房里却冷得彻骨，我们要在被子上盖上几层毯子才睡得着。

马斯塔拉村属于我们这个大家族，这里住着我的叔叔、婶婶和堂兄妹们。我家的房子住着父母、我的六个姐妹和我，我们还养了些山羊和鸡。

当外人知道我是六姐妹外唯一的男孩时，他们总是说：“可悲啊！”——这等于在说：“小伙子，真为你感到可怜！”这句话没错。没有兄弟帮衬，在学校我常受到别人的欺负。姐妹们经常跟我捣乱。她们不仅弄乱我的工具和发明，还经常出卖我的隐私。

我常常问父母：“家里为什么都是女孩？”他们总是回答说：“生她们时，店里正好没有男孩。”通过接下来的故事读者会发现，其实我的姐妹们都很不错。住在农村的人需要一切可能的帮助。

我们家种植又被称为“白玉米”的苞谷。在齐切瓦语里，我们亲昵地称它为“齐曼加”。种植齐曼加需要全家上阵。一到种植季，我和姐妹们黎明前就会锄去野草，挖出整齐的田垄，小心翼翼地把种子放进松软的土壤。到了收获的季节，我们又要开始忙了。

马拉维的大多数家庭是农村家庭。许多人一辈子住在远离城市的乡下，在乡下种植作物，饲养家畜。我们住的地方没有电脑和电子游戏，电视也很少看，大半辈子都没有电——只有冒出大量烟雾，在肺上覆上一层煤烟的油灯可以用。

农民总是很穷，没钱上学读书。因为买不起车，看病也非常难。从出生起，我们的选择就很有限。因为贫穷和无知，马拉维人求助于一切能够得到的帮助。

很多人因此迷上了魔法——由此便开始了我的故事。

事实上，在发现科学会产生奇迹之前，我相信世界由魔

法统治。不是电视上常见的从帽子里摸兔子或把女人锯成两半的那种魔术，而是种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看不见的魔法。

在马拉维，魔法有许多形式——最普遍的是被我们称为“辛亚加”的巫医。巫师是些神秘的人。许多人出现在公众场合。巫师经常在周日的市场上现身。他们坐在毯子上，毯子上放着据称能治百病的骨头、香料和粉末。因为没钱看病，穷人们经常走很远的路找这些巫师。这导致了不少问题，许多真正有病的人更是受害不浅。

腹泻就是一例。腹泻是农村人喝脏水而引起的常见病，如果不治的话，腹泻会引发脱水。每年，马拉维有许多孩子会死于输液和常用抗生素可以简单治愈的疾病。因为没钱以及对现代医学缺乏信心，村民们宁愿相信辛亚加的愚蠢诊断。

“哦，我知道问题在哪儿了，”巫医说，“你身上有只蜗牛。”

“有只蜗牛？”

“我很肯定。我们必须把蜗牛马上除去。”

巫医把手伸进放着树根、粉末和骨头的包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灯泡。

他没把灯泡插上电，而是把它慢慢在患者的肚子上移动，似乎想用只有他探测得到的物质把灯泡点亮一样。

“在这儿呢，看见蜗牛在动了吗？”

“哦，是的。我想我看见了。是的，蜗牛正在那儿动呢！”

巫医再次将手伸进口袋，从里面拿出些药粉，把药粉撒在患者的肚子上。

“感觉好些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好些了，我想蜗牛一定已经死了。它似乎已经不动了。”

“很好。给我三千克瓦查吧。”

多给一些钱的话，辛亚加可以为你在敌人身上施咒——让他的土地被水淹，让土狼驾临对方的鸡窝，给对方的家庭带去悲剧和恐惧。六岁时我便碰上了这种事——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。

一天，在家门口玩的时候，几个男孩拿着个大口袋从我面前经过。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农场放牛。那天早晨，放牛娃把牛在草场间赶来赶去的时候，在路边发现了个大袋子。他们往口袋里看，发现里面装满了口香糖。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你们绝对想象不出我有多么喜欢口香糖。

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，一个放牛娃看到了正在泥塘里玩耍的我。

“分些糖给这个男孩好不好？”他问。

我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，一滴泥水从头发上掉落下来。

“为什么不？”另一个孩子说，“他看上去很可怜。”

男孩把手伸进口袋，从里面抓起一把口香糖，然后每种颜色挑出一颗扔进我手里。我忙不迭把它们全都塞进了嘴里。放牛娃离开后，一股甘甜的糖浆沿着我的下巴滚落下来，把

我的衬衫都润湿了。

意想不到的，口香糖属于第二天正巧路过我家的本村生意人。他告诉我父亲昨天离开市场时装糖的口袋从自行车上掉了下来。当他折返回去寻找失物时，有人已经把布袋拾走了。邻近村子的人告诉他拾走口袋的是放牛娃，生意人扬言要报复。

“我已经去见过辛亚加了，吃过那些口香糖的人马上会后悔的。”他对我父亲说。

我突然非常害怕。我听说过辛亚加的厉害。除了给人带来疾病和死亡之外，巫师控制的女巫们还能在晚上绑架我，把我塞进蚕茧！我甚至听说过巫师把孩子变成石头，让他们永远在沉默中遭受苦难。

我似乎感觉到辛亚加正盯着我，内心策划着诡计。我心狂跳着冲进屋后的树林，但逃跑根本没用。他的眼神穿过树梢正死死地盯着我，给我身上带来一层暖意。他抓住我了。任何时候我都有可能化身为一只蜜蜂或一只被老鹰抓住的仓皇老鼠。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，我冲到正在掰玉米的父亲那儿，一下子扎进他的怀里。

“我吃了口香糖，”我已经泣不成声了，“我吃了捡来的口香糖。爸爸，我不想死。别让他们把我夺走。”

爸爸看了我一眼，对我摇了摇头。“你吃了捡来的口香糖吗？”他微笑着问我。

他没意识到我遇上麻烦了吗？

“别担心。”说着爸爸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爸爸是个高大的人，每次从椅子上站起来膝盖骨都会发出爆裂的响声。“我会找到那个生意人并向他解释。这件事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的。”

那天下午，爸爸步行八公里路来到生意人家中，把发生的事告诉给那人听。尽管我只吃了几颗糖，但爸爸把整袋口香糖的钱都交给了生意人，那些钱几乎是家里的全部财产。我得救了。晚饭后，我问父亲是否相信我真的在劫难逃。他收起笑容，突然间变得非常严肃。

“当然了，幸好及时把你救回来了。”说着他开心地大笑起来，身下的椅子也跟着咯吱作响，“威廉，谁知道你会遇上什么事呢？”

爷爷的故事使我对巫师和魔法更害怕了。如果见了我的爷爷，你会觉得他简直就是个巫师。他的年纪非常大，甚至不记得自己是何时出生的。他的皮肤干燥开裂，两只脚就像石头刻出来的。他的衣服更是破破烂烂，大衣和长裤都打满了补丁！当他吸着手卷的香烟从树林里现身的时候，你会以为有棵树长出了双脚，从林子里走出来了呢！

爷爷给我讲了气势最为宏大的一个魔法故事。很久以前，玉米地和烟草田还没有出现，这里到处都是森林，人很容易在森林里迷路。那时，森林是羚羊、斑马、角马的乐园，林子里还生活着狮子、河马和猎豹。爷爷对弓箭很擅长，是个

远近闻名的猎手。他以打猎为业，肩负着保卫村庄的重任。

一天，爷爷外出打猎时遇见了一个被剧毒眼镜蛇咬死的男人。爷爷把这消息告诉了邻村的人，邻村人马上把他们的巫师带来了。

辛亚加看了眼死者，把手伸进口袋，朝森林各处撒了些药粉。很快，几百条眼镜蛇从树荫下钻出来，聚拢在尸体四周，它们被巫师的咒语催眠了。巫师坐在死者的胸膛上，喝下一杯药汤。药汤通过他的脚传入毫无生命体征的尸体。让爷爷吃惊的是，死人的手指开始抽动，然后坐了起来。两人检查了每条眼镜蛇的牙口，从中找到了作恶咬人的那条眼镜蛇。

“相信我，”爷爷说，“这是我亲眼所见。”

我相信这事，也相信与魔法有关的许多解释不清的事情。每当我独自走上黑暗的小道，我就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。

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森林深处居住的神秘舞者“古勒·万库鲁”。当我们齐切瓦族男孩长大成人时，他们会出现在成人仪式上表演。据说，他们不是真正的人，而是死去的先祖游荡在人间的灵魂。他们的容貌很可怕：长着动物的脸和皮肤，踩着高跷以显得更高。一次，他们中的一位甚至像蜘蛛似的头下脚上倒爬杆子。每当古勒·万库鲁跳舞时，似乎有一千个人驻扎在他们体内，每个人都在朝相反方向舞动。

古勒·万库鲁不表演时，会在树林和沼泽里寻找小男孩，把他们带回墓地。我才不想知道那些男孩会摊上什么事呢！即便在什么仪式上看到古勒·万库鲁，我也会丢下东西掉头就

跑。很小的时候，有个会魔法的舞者突然出现在我家的庭院里，他的头上裹着个面粉袋，只在如同象鼻那样长的鼻子以及嘴巴的部位留了个出气孔。当时爸爸妈妈都在田里干活，我和姐妹们都逃进了树林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偷走了我们最喜欢的一只小鸡。

和古勒·万库鲁以及市场上的辛亚加不同，大多数巫师和术士从不表露自己的身份。在他们施魔法的地方，到处是光怪陆离的奇异事件。在附近的恩奇斯县，一到晚上就会有高得像树一样的男人在公路上游走。幽灵卡车在公路上来来往往，车灯闪耀，引擎轰鸣。但人们只能看到车灯，并不能看到卡车的实体。听说邻村有人被巫师收缩得非常小，被妻子收在了可乐罐里。

除了替人施咒以外，辛亚加还常常相互争战。晚上，他们登上潜行在夜空里的飞机，寻找可以绑架的孩子。被施加魔法的飞机可以是任何东西：木碗、泥罐或一顶简简单单的帽子。这些飞机都能飞很长的距离——分秒间就能从马拉维飞到纽约。被绑架的孩子会作为试验品，用来测试对方巫师的能力。其他一些晚上，他们会被送到其他营垒和那里被绑架的孩子踢球，把从沉睡百姓身上偷来的人头当球踢。

夜里躺在床上，只要一想到这种事我就会哭着叫爸爸。

“爸爸！”我把他叫到门前，“我怕得睡不着。”

爸爸从不相信什么魔法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一点让他看上去更为强大。作为一个长老会教徒，他觉得上帝——而不是

什么护身符——是最好的保护神。

“对巫师可以保持敬畏之心，”他会拉直我的被单对我说，“但威廉，你一定要记得，只要有上帝在身边，连巫师都没法侵害你。”

我相信爸爸的话。但年长了几岁之后，我又很想知道他的说法能否用在美国武术高手查克·诺里斯、终结者以及孤胆英雄兰博身上——那年夏天，他们的影片在集市上放映，在村里引起了极大的争论。

这些人常在集市电影院放映的影片里出现。说电影院，其实只不过是间配备了几条长凳、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影碟机的茅草屋而已。夜幕降临以后，那里就会上演许多美妙或是奇奇怪怪的场景。但晚上我是不能外出的，所以那些事情一概与我无关。我只能依靠从父母不那么严格的同伴那里听故事来解馋了。

“昨天晚上我看了有生以来最好看的一部影片，”彼得说，“兰博从山顶往下跳，但他跳下山以后仍然与敌人展开了枪战。所有对抗他的人都死了，大山也灰飞烟灭。”他会抓起一把假想中的冲锋枪，朝四周发射子弹。

“他们会在白天放这些片子吗？”我问他，“我可是什么都没看过哎。”

《终结者》的上映更是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撼。彼得第二天遇见我时，仍然在震惊的状态中久久无法自拔。

“威廉，我理解不了这部电影。”他说，“终结者身上的各个部分都被击中了，但依然活着。我告诉你，他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巫师。”

这事听上去非常怪异。“你认为美国人真有这么大的魔力吗？”我说，“我才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呢。”

“这是我亲眼所见，”彼得说，“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”

尽管几年后我才通过录像带观赏到这些影片，但我们当时所玩的游戏已经受到了影片的影响。我和堂兄乔弗里玩的射击游戏就是其中的一种。我们把长柄灌木改造成玩具枪，用玩具枪进行射击。找到笔直的树枝以后，我们像拆卸圆珠笔似的，把树枝的中心挖空，将它作为扳机来击发泥团。

我是一方的头领，另一方的队长是堂兄乔弗里。我们和其他兄弟组队，在村里的房舍间相互追逐。

“你往左跑，我朝右边去！”向同伴们发布完命令以后，我趴下身子，在泥泞中爬行着。可怜的妈妈经常要替我洗脏衣服。

乔弗里的裤腿边从屋子一角露了出来。我没有惊动鸡群，慢慢地从后方包抄上去。

“抓住你啦！”我把扳机压下枪膛，把泥浆喷得堂哥满脸都是。

他捧着心脏摔倒在地。“天杀的！这回我真的完了！”

我、乔弗里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吉尔伯特的关系非常好。